

調針

刺對

幽現

默實

白



一名與迅名言鈔

鈔

魯迅日

尤勁編

上海正氣書局版

老舍
傑作 貓城記

一冊 六元五角

沈從文著 月下小景

一冊 五元二角

魯迅等著 歷史小品集

一冊 六元五角

冰心傑作 中國現代女作家選

一冊 五元二角

楊雲編 魯迅集外集

一冊 七元八角

李儵傑作 神仙·老虎·狗

一冊 四元

林語堂著 瞬息京華

一冊 三元五角

林語堂女兒著 吾家

一冊 五元

賽珍珠著 男與女

一冊 三元

中華 國三十八年四月再版

魯迅曰（一名魯迅名言鈔）

全書一冊 定價

編者 尤勁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總發行所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號

特約發行地址
西安中山大街 杭州教仁街
廣州漢民北路 開封相國寺
長沙府正街 漢口統一街
蕪湖上長街 徐州中正路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序

長夏無事，日以魯迅全集作伴。尤其是關於雜感文方面，看了一遍還要看，真是百讀不厭。不但字字精鍊，句句警闢，而且是十多年前的作品，看起來還是針對着現在。我覺得魯迅先生沒有死。

次女在正，在高中讀書，她要求我選幾篇給她看。於是我看得更上勁。我一面看，一面選，還把其中精彩的一段，警闢的幾句，都用鉛筆來做記號，教她粗看全篇，細讀精句；其實可以說是篇篇精彩，篇篇警闢的。

小女在行，忽患傷恙，送上海醫院療養。次女日夜陪住。她有事時做點看護工作，無事時就讀我替她選出的魯迅文章。

一共二十二天，等小女出院回家，次女拿出一本練習簿給我道：「你用鉛筆做記號的地方，我在沒事的時候，全都抄下來了。希望你多選一點，我預備全都抄下來，可以印一本書。這樣精彩百出，警闢到底，而又趣味無窮的一本好書，我想誰都要看，而且誰都需要看的。」

我很同意她的見地，結果，就選成這樣的一冊子，共計百十則。

我爲讀者不閱的便利起見，粗粗分類。分類倒是一件不十分便當的事。因爲所言，是無所不談，所含，又無所不包。不比擇材，本本皆是，篇篇都有。所以如有分得不大正確之處，尙希讀者加以指正。

尤勁於一九三五年六月。

目次

序	一
國家(十四則)	一
社會(六十九則)	三
人民(四十六則)	一三
青年(十七則)	一九
孩子(十一則)	二二
改革(三十九則)	二三
文化(五十二則)	二九
文學(五十則)	三四
文藝(十四則)	四一
文章(十一則)	四三
文字(十三則)	四六
文人(二十則)	四七
書(二十則)	五〇
美術(十二則)	五四
雜談(二十八則)	五五

國家

凡有一件事，總是永遠纏夾不清的，大約莫過于在我們中國了。

不懂的音譯 一九二二

中國各處是壁，然而無形，像「鬼打牆」一般，使你隨時能「碰」，能打這牆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勝利者。

「碰壁」之後 一九二五

如果「叛徒」們造成戰線而能遇到敵人，中國的情形早已不至於如此，因為現在所遇見的並無敵人，只有暗箭罷了。

通信 一九二五

牙痛在中國不知發端於何人？相傳古人壯健，堯舜時代蓋未必有；現在假定爲起於二千年前罷。我幼時曾經牙痛，歷試諸方，只有用細辛者稍有效，但也不過麻痺片刻，不是對症藥。至於拔牙的所謂「離骨散」，乃是理想之談，實際上並沒用。西法的牙醫一到，這纔根本解決了；但在中國人手裏一再傳，又每每只學得鑲補而忘了去腐殺菌，仍復漸漸地靠不住起來。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個好方法，別人想出來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學；這大約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罷。

忽然想到（二） 一九二五

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却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翫，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黃花節雜感 一九二七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牠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癱疽，是他們的寶貝，那麼，他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

我們不再受騙了 一九三二

任他們鬥爭着，自己不與鬥，只是看。

軍閥們只管自己鬥爭着，人民不與聞，只是看。然而軍閥們也不是自己親身在鬥爭，是使兵士們相鬥爭。所以頻年惡戰，而頭兒個個終於是好好的，忽而誤會消釋了，忽而杯酒言歡了，忽而共同禦侮了，忽而立誓報國了，忽而……不消說，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來了。

觀鬥 一九三三

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却用牠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却用牠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中國却拿來當飯吃。同是一種東西，而中外用

法之不同有如此。

電的利弊 一九三三

我還記得，當去年中國有許多，一味哭訴國聯的時候，日本的報紙上往往加以譏笑，說這是中國祖傳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彷彿有些像的，但是其實不然。那時的中國的許多人，的確將國聯看作「青天大老爺」心裏何嘗還有一點兒「夷」字的影子。倒相反，「青天大老爺」們却常常用着「以華制華」的方法的。

例如罷，他們所深惡的反帝國主義的「犯人」，他們自己倒是不做惡人的，只是鬆鬆爽爽的送給華人，叫你自己去殺去。他們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們自己是並不明白表示意見的，只將飛機炸彈賣給華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對付下等華人的有黃帝子孫巡捕和西憲，對付智識階級的有高等華人的學者和博士。

（中略）至於中國的所謂手段，由我看來，有是也應該說有的，但決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華」。然而「夷」又那有這麼愚笨呢，却先來一套「以華制華」給你看。

以夷制夷 一九三三

但願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來；但願中國裏慘案不要再有；但願也不再有什麼政府成立；但願也不再

偉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則，日積月累，不久就會成個「多難之年」，不但華洋當局，老是爲難，連我們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也只好永遠身帶「嫌疑」，奉陪戒嚴，嗚呼哀哉，不能喘氣了。

多難之月 一九三三

中國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國度，對於人，是一向非常重視的。至於偶有凌辱誅戮，那是因爲這些東西並不是人的緣故。皇帝所誅者「逆」也，官軍所剿者「匪」也，創子手所殺者「犯」也。

「打靶子」 一九三三

現在的侵略者和壓制者，還有像古代的暴君一樣，竟連奴才們的發昏和做夢也不准的應？……

新秋雜識（二） 一九三三

和我們中國一樣，一向用毛筆的，還有一個日本。然而在日本，毛筆幾乎絕跡了，代用的是鉛筆和墨水筆，連用這些筆的習字帖也很多，爲什麼呢？就因爲這便當，省時間。然而他們不怕「漏卮」麼？不，他們自己來製造，而且還要運到中國來。

優良而非國貨的時候，中國禁用，日本做造，這是兩國截然不同的地方。禁用和自造 一九三三

所謂「和平」不過是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日。

阿金 一九三四

社會

社會的公意，向來以爲貞淫與否，全在女性。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却不負責任。譬如甲男引誘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貞節，死了，便是烈；甲男並無惡名，社會可算諱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節，甲男也無惡名，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壞了！別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歷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每每歸咎女子。糊塗塗塗的代擔全體的罪惡，已經三千多年了。

我之節烈觀 一九一八

節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烈」，却是專指女子，並無男子在內。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定界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裏愈窮，她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着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污辱她的時候，設法自殺，或者抗

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她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禦，竟受了污辱，然後自殺，便免不了議論。萬一幸而遇着寬厚的道德家，有時也可以略述原情；許她一個烈字。可是文人學士，已經不甚願意替她作傳；就令勉強動筆，臨了也不免加上幾個「惜夫惜夫」了。

同上

只有刀兵盜賊往往造出許多不節烈的婦女，但也是兵盜在先，不節烈在後，並非因爲她不節烈了，纔將刀兵盜賊招來。

同上

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代的空氣，却偏要勒垢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

現在的屠殺者 一九一八

現在的社會，分不清楚理想與妄想的區別。再過幾時，還要分不清楚「做不到」與「不肯做到」的區別，要將掃除庭園與劈開地球混作一談。理想家說，這花園有穢氣，須得掃除，——到那時候，說這種話的人，也要算在理想黨裏——他却說道，他們從來在此小便，如何掃除？萬萬不能，也斷乎不可！

那時候，只要從來如此，便是寶貝。即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使「紅腫之處，歸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國粹所在，好不可言。

隨感錄(三十九) 一九一八

凡中國人說一句話，做一件事，倘與傳來的積習有若干抵觸，須一個筋斗便告成功，纔有立足的處所；而且被恭維得烙鐵一般熱。否則免不了標新立異的罪名，不許說話；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爲天地所不容。

隨感錄四十一 一九一八

我想種族的延長，——便是生命的連續——的確是生物界事業裏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長呢？不消說是想進化了。但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

隨感錄四十九 一九一八

中國社會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標槍以至機關，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喫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隨感錄五十四 一九一八

我們改良點自己，保全些別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罷！ 有無相通 一九一八

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却太缺乏相愛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一九一九

中國舊理想的家族關係父子關係之類，其實早已崩潰。這也非「于今爲烈，」正是「在昔已然。」歷來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是見實際上同居的爲難；拚命的勸孝，也足見事實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虛偽道德，蔑視了真的人情。 同上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廢，我以爲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見世人的真面目。

「吶喊」自序(二二)

看客在戲台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裏發標，伶人腐子，無嘴可開，只能怪自己沒本領。但若看客開口一唱戲，食客動手一做菜，可就難說了。

說不出 一九二四

凡對于以真話爲笑話的，以笑話爲真話的，以笑話爲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

說胡鬚 一九四一

我想，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誰該罵，所以不行。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以罵。那麼，就很有意思了，於是就可以由罵而生出罵以上的事情來的罷。

通訊 一九二五

長輩的訓誨于我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為極應該的；但有時心裏也發生一點反抗。心的反抗，那時還不算什麼犯罪，似乎誅心之律，倒不及現在之嚴。

忽然想到（五） 一九二五

世上雖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却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着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他便用了「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這種蛆蟲充滿的「臭毛廁」，是難以打掃乾淨的。

並非閒話 一九二五

清的末年，社會上大抵與革命黨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

密的說道：「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一路的呵。」

補白 一九二五

稱為神的和稱為魔的戰鬥了，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

雜語 一九二五

世上並沒有這樣一道矮牆，騎着而又兩腳踏地，左右穩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他還是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瞞瞞的醜態。

答 K S 君 一九二五

在北京常看見各樣好地名：鬧木胡同，酒茲府，丞相胡同，協資廟，高義伯胡同，貴人關。但探起底細來，據說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繩匠胡同，蠟子廟，狗尾巴胡同，鬼門關。字面雖然改了，涵義還依舊。這很使我失望；否則，我將鼓吹的奴隸二字為一「弩理」，或是「努禮」，使大家可以永遠放心胞兒，不必再愁什麼了。但好在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人愁着，炮竹畢畢剝剝地都祀過財神了。

咬文嚼字 一九二五

無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我想：這話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比客氣

「愈好呀」會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麼，這就可以算是中國「國賜」了。

論「他媽的！」 一九二五

「下等人」還未暴發之先，自然大抵有許多「他媽」在嘴上，但一遇機會，偶竊一位，略識幾字，便即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從此化爲「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輩一樣，言行都很溫文爾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聰明的，早已看穿了這鬼把戲，所以又有俗諺說：「口上仁義禮智，心裏男盜女娼！」他們是很明白的。

同上

現在，從讀書以至「尋異性朋友講情話」，似乎都爲有些有志者所詬病了。但我想，責人太嚴，也正是「五分熱」的一個病源。譬如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例如不買英日貨——來履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日，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記得韓非子曾教人以競馬的妙法，其一是「不恥最後。」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

的目標。

補白（三） 一九二五

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裏，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尙以爲是黃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不相同，不能像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要澈底地毀壞這種大勢的，就容易變成「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工人緩惠略夫裏所描寫的緩惠略夫就是。這一類人物的命運，在現在——也許雖在將來——是要救羣衆而反被羣衆所迫害，終於成了單身，忿激之餘，一轉而離視一切，無論對誰都開鎗，自己也歸于毀滅。

兩地書（四） 一九二五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快離開罷！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着現在，執着地上的人們居住

的。
雜感 一九二五

往日看鬼谷子，覺得其中的謀略也沒有什麼出奇，獨有飛箝中的「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的這一段裏的一句「雖覆能復」很有些可怕。這一種手段，我們在社會上是時常遇見的。

補白（二） 一九二五

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

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傳是痛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上，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見老實人，也許奪他食物來充飢，但是不問路，因為我料定他並不知道的。如果遇見老虎，我就爬上樹去，等牠餓得走去了再下來，倘牠竟不走，我就自己餓死在樹上，而且先用帶子縛住，連死屍也不給他吃。但倘若沒有樹呢？那麼，沒有法子，只好請牠吃了，但也不妨咬牠一口。其二便是「窮塗」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踉蹌進去，在荆棘裏姑且走走。但我也並未遇到全是荆棘毫無可走的地方過，不知道是否世上本無所謂窮塗，還是我幸而沒有遇着。

兩地書（二） 一九二五

無論從那裏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却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于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為宜云云之類。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為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

看鏡有感 一九二五

中國老例，凡是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渾名——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只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却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跡，縣官只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

補白（二） 一九二五

古國的滅亡，就因為大部份的組織被太多的古習慣教養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轉移，來適應新環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壞經驗教養得聰明了，於是變性，知道在硬化的社會裏，不妨妄行。

十四年的「讀經」 一九二五

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為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

長城 一九二五

正當苦痛，即說不出苦痛來，佛說極苦地獄中的鬼魂，也反而並無叫喚。「碰壁」之後 一九二五
我們聽到呻吟，歎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見了酷烈的沈默，就應該留心了；見有什麼像毒蛇似的在屍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就更應該留心了；這在預告「真的憤怒」將要到來。

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就爲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中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中國多暗箭，起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兩地書（二） 一九二五

戰士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噁着，營營地叫着，以爲得意，以爲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牠們。于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爲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爲牠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着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戰士和蒼蠅 一九二五

我明知這幾個人做事，最出于「爲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現狀，總該有點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一點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別人，又給別人做點事，說得好看一點，就是「互助」。但是，我總是「罪孽深重，禍延」自己，每每終于發現純粹的利用。連「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後，只剩下耗了氣力的自己一個。有時候，他還要反而罵你；不罵你，還要謝他的洪恩。我的時常無聊，就是爲此，但我還能將一切忘却，休息一時之後，從新再來，即使明知這後來的命運未必會勝于過去。

兩地書（二九） 一九二五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侵着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裏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爲牠悲喜，于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爲掃興。

馬士支日記 一九二六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澹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

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爲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紀念劉和珍君 一九二六

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卽如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爲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爲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坟」題記 一九二六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無花的薔薇（五） 一九二六
我先前總以爲人是有罪，所以鎗斃或坐監的。現在纔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爲被人認爲「可惡，」這纔終于犯了罪。

許多罪人，應該稱爲「可惡的人。」

可惡罪 一九二七

防被欺。

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

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

小雜感 一九二七

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于社會無涉，纔可以作爲「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

答有恆先生 一九二七

每一個破衣人走過，叭兒狗就叫起來，其實並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喚。

叭兒狗往往比牠的主人更嚴厲。

小雜感 一九二七

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據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牠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牠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牠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方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一九三〇

一夜已盡，人們又小心翼翼的起來，出來了；便是夫婦們，面目和五六點鐘之前也何其兩樣。從此就是熱

鬧，喧囂。而高牆後面，大庭中間，深閣裏，黑獄裏，客室裏，祕密機關裏，却依然瀰漫着驚人的真的大黑暗。

現在的光天化日，照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的金盞，是鬼臉上的雪花膏。只有夜還算是誠實的。

夜頌 一九三三

雖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見掌，有漆黑一團糟。愛夜的人要有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君子們從電燈下走入暗室中，伸開了他的懶腰；愛侶們從月光下走進樹陰裏，突變了他的眼色。夜的降臨，抹殺了一切文人學士們當光天化日之下，寫在耀眼的白紙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憐，討好，撒謊，騙人，吹牛，搗鬼的夜氣，形成一個燦爛的金色的光圈，像見于佛書上面似的，籠罩在學識不凡的頭腦上。

同上

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脚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麼，「二丑」就是。（中略）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義僕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僕是小

丑扮的，只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丑的本領却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又要倒楣哩！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豪養，分着餘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伙。（中略）

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

二丑藝術 一九三三

蝙蝠雖然也是夜飛的動物，但在中國的名譽却還算好的。這也並非因為他吞食蚊虻，于人們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這麼一副尊容而能寫入畫圖，實在就靠着他的名字起得好。還有，是中國人本來願意自己能飛的，也設想過別的東西都能飛。道士要羽

化，皇帝想飛昇，有情的願作比翼鳥兒，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飛去。想到老虎添翼，便毛骨聳然，然而青蚨飛來則眉眼莞爾。至于墨子的飛鳶終于失傳，飛機非募款到外國去購買不可，則是因爲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緣故，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毫不足怪的。但雖然不能夠做，却能够想，所以見了老鼠似的東西生着翅子，倒也並不詫異，有名的文人還要收爲詩料，謄出什麼「黃昏到寺蝙蝠飛」那樣的佳句來。

談蝙蝠 一九三三

要將上海的所謂「白相」，改作普通話，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飯」，那恐怕還是用文言譯作「不務正業，游蕩爲生」，對于外鄉人可以比較的明白些。游蕩可以爲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問一個男人，或向一個女人問她的丈夫的職業的時候，有時會遇到極直截的回答道：「吃白相飯的。」

聽的也並不覺得奇怪，如同聽到了說「教書」，「做工」一樣。倘說是「沒有什麼職業」，他倒會有些放心了。

「吃白相飯」，在上海是這麼一種光明正大的職業。

我們在上海的報章上所看見的，幾乎常是這些人的功績；沒有他們，本埠新聞是決不會熱鬧的。（下略）

「白相」可以吃飯，勞動的自然就要餓肚，明明白白，然而人們也不以爲奇。

但「吃白相飯」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爲他還直直落落的告訴人們說，「吃白相飯的。」

「吃白相飯」 一九三三

初初看見報上登載的五一「告工友書」上說：「反抗本國資本家無理的壓迫，」我也是喫了一驚的。這不是提倡階級鬥爭了麼，後來想想也就明白了。這是說，無理的壓迫要反對，有理的不在此例。

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 一九三三

有些慷慨家說，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氣給與窮人。此說其實是不確的，窮人在實際上，那裏能夠得到和大家一樣的水和空氣。

踢 一九三三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門丁，西崽之類閒談起來，他們大抵是憎惡洋鬼子的，他們多是愛國主義者，然而他們也像洋鬼子一樣，看不起中國人，棍棒和拳頭和輕蔑的眼光，專注在中國人的身上。

「揩油」 一九三三

螞蟥中有一種武士蟥，自己不造巢，不求食，一生的事業，是專在攻擊別種螞蟥，掠取幼蟲，使成奴隸，

給牠服役的。但奇怪的是牠決不掠取成蟲，因為已經難施教化。牠所掠取的一定只限于幼蟲和蛹，使在盜窟裏長大，毫不覺得先前，永遠是愚忠的奴隸，不但服役，每當武士蟻出去劫掠的時候，牠還跟在一起，幫着搬運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蟲和蛹去了。

但在人類，却不能這麼簡單的造成一律。這就是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

新秋雜識 一九三三

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兇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兇。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迹，也沒有血腥氣的。

幫閒法發隱 一九三三

八月三十日的夜裏，遠遠近近，都突然劈劈拍拍起來，一時來不及細想，以爲「抵抗」又開頭了，不久就明白了那是放爆竹，這才定了心。接着又想：大約又是什麼節氣了罷？……待到第二天看報紙，才知道原來昨夜是月蝕，那些劈劈拍拍，就是我們的同胞，異胞（我們雖然大家自稱爲黃帝子孫，但蚩尤的子孫想必也未嘗死絕，所以謂之「異胞」）在示威，要將月亮從天狗裏救出。（中略）

最妥當是救月亮，那怕爆竹放得震天價響，天狗決

不致于來咬，月亮裏的酋長（假如有酋長的話）也不會出來禁止，目爲反動的。

新秋雜識（二） 一九三三

兵災，旱災，蝗災，水災……災民們不計其數，幸而暫免于災殃的小民，又怎麼能有一個救法？那自然遠不如救靈魂，事省功多，和大人先生的打醮造塔同其功德。這就是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而「君子務其大者遠者」，亦此之謂也。

同上

古時候雖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爲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唸佛」而終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這一種玩意兒，實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令人辦事有點爲難了。

爲厚 一九三三

耶穌說過，富翁想進天國，比駱駝走過針孔還要難。但說這話的人，自己當時即受難（Passion）了。現在是歐美的一切富翁，幾乎都是耶穌的信奉者而受難的就輪到了窮人。「一個人的受難」序 一九三三

笑裏可以有刀，自稱酷愛和平的人民，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那就是謠言。

謠言世家 一九三三

「安貧」誠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無法指定